

# 救车

刘洪

一对潍坊小夫妻来烟台玩，驾驶一辆丰田轿车，想去亲近大海。兴奋大了，车直接开进了滨海中路旁的海滩。

我在海边散步见到时，车已在沙滩中陷得很深，车头俯冲，车底撅着，一副狼狈的样子。此时是上午10时许，大海在涨潮，潮水汹涌，估计再过半个钟头，这辆崭新的轿车就会被潮水淹没。

我对男车主说：“赶快去找些砖头瓦块，垫在车轮后面，试试往后退。不能老往前冲，越冲越深的。”那女的说：“对呀对呀，我也这么说的，叫你往后退，你不听！”男的瞪她：“你少啰嗦！去！到前面大堤下捡些砖头来。”

砖头捡来了，也垫好了，那男的钻进车里，负责踩油门，我和女的在车头前面推。马达怒吼，黑烟翻滚，车身颤动，人则尖利叫喊，但那车轮，只是疯狂空转，丝毫不肯挪窝，空中弥漫着一股车胎烧糊的怪味。

我喊着两个在海滩闲逛的男子帮忙，对男车主说：“再试一次吧，四个人帮着推，效果肯定好。”

我又错了，车身仍然没挪窝。

男车主绝望了，那女的从车里拿出一包泰山牌香烟，先敬我，再敬被我喊来的那两个男子，大伯大伯地喊着，大哥大哥地叫着。“抽支烟吧，麻烦啦，休息会儿吧，真是谢谢啊。”

两个男子，一个是中年人，一个像是大学生。大学生说：“要是有一把铲子就好了，在车头的前面挖出一个大坑，就有希望冲出困境。”

女的一脸兴奋，连忙说：“我有铲子！”

她跑到后备厢前，拿出了一把铲子——嗨，是把玩具铲，涂着绿漆，简直是个小锅铲。中年人说：“不行不行，这样的小铲儿，两天也挖不出个坑来。”那大学生却接过了铲子，弯下腰，单腿跪在车头前面，开始挖沙。中年人笑他：“你可真会想办法！这样挖，啥时能挖出个大坑来呀？”大学生没理他，只顾挖，埋头挖。

男车主哭丧着脸，东张西望，显然对挖沙不抱希望。女的则弯着腰对大学生说：“挖一会儿就歇歇吧，让我再挖一会儿。真是麻烦您啦，烟台人真好哇！”

中年人又说：“你们还是想别的辙吧！我看这样挖够呛，坑儿没挖好，潮水就来了。这么新的车泡了海水就完啦，你这车是花多少钱买的呀？”

男车主显得烦极了，抬着腰望着海面，装着没听见。那女的赶紧替他回答：“花了十六万元呐！上个月刚买

的，是他贷款为了五一结婚买的。哎，你说是不是花了十六万元？”

男的厉声怒她，一顿口吐芬芳：“把你的嘴闭上，锁起来，不好吗？我就害在你这张嘴上了！我说了海滩是很危险的，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，你听，偏要进来！结果咋样？女人的话就是坚决不能听……”

女的惊了，又羞又怒：“你凶什么呀？这不是都在帮着咱想办法吗？我也不希望它陷在这儿呀！再说方向盘在你手里，出了事能全怪我吗？”她猛地蹲下，头埋双膝间，抖着肩头，委屈地哭。

中年人劝道：“别哭别哭！这种时候，冷静是很重要的，冷静出智慧啊。我刚想个好点子，你们听哈——赶紧去南面的滨海路上，拦辆大轱辘的吉普车，最好是悍马什么的，能拦辆工地上的大铲车更好，出点血儿，让他们帮着拖。”

女的一听，霍地站起，手抹泪水就往滨海路上跑。挖沙的大学生抬起头来喊着：“还是别去了吧，马路上拦车多危险！”抬头瞅了中年人一眼。

局面僵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西南方向松林中的一栋红瓦小屋飘起了缕缕淡淡的白烟，脑瓜登时一亮，对那男的说：“你去求求那些渔民吧。他们有拖拉机，驮船用的，也能拖车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！”中年人否决，“今儿是五一假期啊，都休班了，找谁去？”

我对那男的说：“你看！那儿在冒烟，是做饭的炊烟，有烟就有人！”

“那肯定是老娘们在做饭！”中年人又说，“老娘们会开拖拉机吗？再说老娘们也做不了主呀！”

这家伙，肯定是哪个单位的“小官僚”，就会打横炮，就会设置路障。我有些恼火地瞪了他一眼，催那木桩似的男的：“快去找！不找怎么知道找不着人！海水眼看就要灌上来啦。”

其实我很想亲自跑一趟，冲着那个女的，也想帮帮忙，但又实在不愿意替眼前这个毫无主见、惹人讨厌的男车主跑一趟。

女的说：“我去！”我提醒她：“那里养着好几条狗呢，小心点儿。”男的一听，顿时慌了，赶紧追上去喊：“还是我去吧。”女的走了回来——她要守着他们的新车啊。

那个大学生仍在挖沙，吭哧吭哧地挖，挖得越来越快，手掌大概磨出了血泡吧？

因为自己的点子没被采纳，中年人讪讪地转过身，冷冷地往东面走去。

大爷有心计，我们也有策略。我们几个拿着粗铁丝对着门栓，一点点地撬动，不一会儿就把门栓打开，一个个跑进去掀开井盖（其实是个大锅盖），摇着轱辘井，提着小水桶冰浸提前备好的野果蔬菜。夏日的老井水如同冰水，几个淘气鬼一会儿对着老井笑，一会儿对着老井探着脑袋划拉着水桶做鬼脸，一会儿提水互怼泼水，一会儿往里扔石子探听水声，井口回响着忘情的笑声。

大爷突然出现在身后，我们竟然不觉。他虎着脸，嘴里说着：“你们这群调皮鬼，再来胡闹，打断你们的小腿。”说

那女的静静地用目光追着他，似乎想用她的视线把他硬生生地拽回来——这种时候，多一个人就会多一份脱困的希望，即使他只是在围观，也会给困境中的人带来些许的安慰和鼓励。

我一直望着那个男的往松林里跑，望着他跑着跑着弯腰抓起了一块石头握在手中，望着他跑进红瓦小屋并消失在狗吠中。很快，又看见他在汪汪声中慢慢现了身，耷拉着脑袋，走下海滩，朝我们这儿懒洋洋地走来。我的心凉了半截：看来求助失败了！

女的求我说：“大伯，大伯，他不行啊！你和我一起再去一次吧，好好求求人家。”

我刚要点头，却听见了拖拉机的轰鸣，接着就看见一辆红色的拖拉机开出了松林，喷着亢奋的黑烟，朝我们这儿撒欢奔来。

海滩上，海面上，潮水激进的浪花上，白鸥、灰鸥、黑鸥被拖拉机惊得满天乱飞乱叫。

那男的走到我跟前说：“烟台人挺痛快啊，一说就答应了，但是向我索要三十元钱，哼，趁火打劫嘛！”

“你就知足吧小伙伴！这几乎是免费，如果找个大铲车来，一百元是它！三百二百也是它！”我转头一看，嘿，是那个中年人在慷慨陈词，这伙计不知什么工夫又走回来了。

拖拉机高唱着，把沦陷的轿车很轻易地拖出了“陷阱”。

大学生已挖出的那块小小平地也起了很大作用啊。

告别时，那女的，一位新娘，朝着拖拉机手、我、中年人和大学生，连鞠四躬。她的男人，一个渣男，在车里喊她：“快上来吧，咱没有多少时间啦，快点赶路！”她像是一点儿也没听见，鞠完了躬，又对我们说：“谢谢你们救了我！太感谢了！你们是我的大恩人！”说着她眼里泪花闪闪。

她短发淡妆，文静秀丽，象征新婚的只是套在右腕的一副银镯和箍在左手无名指的白金戒指。那男的，烫着满满一头顶的乱发，使整个头部浑如一朵蘑菇，藏青西服把全身裹得紧紧绷绷，一道一道的。

盯着渐行渐远的轿车，中年人嘀咕着：“真不般配啊！”跟着又大笑起来：“就这样的，没有多少时间，哈哈！”

大学生，向南面默然离去。我则躲避着脚下的浪花，那个“陷阱”，此时已被潮水灌满了。

# 轱辘井

赖玉华

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开始想念老物件，轱辘井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曾经，我们这些无知的少年给辛苦打出轱辘井的大爷起浑名，背后喊他“铁公鸡”。大爷打的那口井是村里唯一的轱辘井，在大爷院里西南角，那是用无数块小石头堆砌而成的轱辘井，井口周围也是用大大小小的石块铺成。他还特意为这口井搭建了一个草棚，方便村民在雨雪天提水。

大爷家离放映场葫芦头很近，每逢村里放电影，轱辘井便是我们的欢乐场，抠门的大爷总是早早地插上门栓。

# 独倚黄昏

姜鸿

我喜欢暮色迷蒙的黄昏，它是奔波的栖止。一天的劳作之后，这是最惬意的时刻。窗外的暮色中，街道空旷而绵长，树木和房屋显得特别安静。已无鸟儿在窗外唱歌，它们都归巢了，也少了行色匆匆的身影，他们也归家了。

老槐树翠绿的叶子已繁茂起来，合欢树又撑开了它绿色的大伞，在岁岁周而复始的循环中，在暮色里它们显得神秘而又意味深长。一岁又一岁的风雨霜雪，一岁又一岁的生长。

初夏的黄昏日渐拉长，日光终究还是渐渐黯淡，视线也随之模糊，心灵却越来越明亮。孟浩然诗云：“散发乘夕凉，开轩卧闲敞。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。”我倚在宽大的窗旁，面对着一窗暮色，陡然间觉得有了孟浩然诗句中的旷放与惬意。

陡然风雨至。风吹着雨点儿，斜斜打在窗上，似一群孩童急切地攀着窗子，要进入室内。风声雨声中，我越发感到家的安稳与温馨。听着雨点儿散散淡淡敲打着窗户，声声入耳，听久了微醺起来，仿佛泛出了醉意。

# 在中南海看牡丹

邹本广

牡丹花的艳丽、高贵，不用我来形容，有蒋大为演唱的《牡丹之歌》为证。

我第一次看到牡丹花，是1985年。当时我在牟平县乡镇企业局当秘书，经常驻在北京幸福大街空军机关招待所公干，星期天无事常到中南海游玩。在勤政殿前，花丛旁边有一个白色木牌，用红色油漆写着“牡丹花”三个大字。哦，这就是牡丹花！那艳丽的花色至今不忘，从此知道了世上有如此高贵、大气的花，真的是国色天香。

从此，只要星期天有时间，我就到中南海游玩，主要就是去看牡丹花。那时在北京住宿找招待所很困难，所以单位的人到北京办事就找我安排住处，而且谁都想去看天安门、游中南海，每次都是我带他们去，还常带他们去看牡丹花。在中南海看牡丹花的游客很多，特别是女性，经常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

再后来，认识了一位养牡丹花的老者。他略带神秘地说，牡丹花死前必开一朵花，即使死也要顶着花死，把最后的艳丽留给人间。这种说法是否可靠，我没有去印证。但有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，那就是牡丹花确实是端庄秀雅、雍容华贵，无愧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花，是富贵昌盛的象征。



微言不微

# 象牙筷子

刘雪飞

《韩非子·喻老》记载“昔者，纣为象箸而箕子怖”。纣王请人为自己精心制作了一双名贵的象牙筷子，大臣箕子见了十分担忧，认为纣王有了象牙筷子，就再也不会用泥土烧成的碗盛饭菜了，必然要用犀牛角、玉石做成的杯碟来相配。用了犀牛角、玉石做成的杯碟和象牙筷子，就不会用来盛小米饭、喝豆叶汤，必然会盛象尾和鱼翅一类的山珍海味。吃了象尾和鱼翅，就再也不会穿粗布衣服、住茅草屋，一定要穿华美的锦衣、住高大壮观的宫室……享乐的欲望会不断扩大，必然要用普天下的民脂民膏来满足他个人的欲望，国家就危险了。五年后，纣王果因穷奢极欲亡国。

这个故事说明“防微杜渐”的重要性。“微”不仅指小贪小腐的行为，还包括心中与自身实际不相称、不匹配的欲望。要在贪念开始萌芽时就注意防止，才能使人生行稳致远，使国家长治久安。